

# 大河向东流，歌声永不休

——刘欢，一个用歌声为时代存证的歌者

□赵景涛

2026年9月25日，中秋。上午9时52分，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消息来得猝不及防。人们愕然扼腕，却又在悲伤中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打开手机，听他的歌。有人在他的评论区写下：“大河向东流，好汉先行一步了。”有人感慨：“你有我有全都有呀，他没有了。”这些留言带着笑，含着泪，像极了刘欢歌声本身的气质——豪迈中见深情，粗粲处藏温柔。

一个人走了，几代人的耳朵突然空了。这种集体的失落，恰恰印证了一个事实：刘欢的歌声，早已不是一个歌手的作品合集，而是中国人在近40年风雨中共同拥有的听觉记忆，是一个奔跑中的大时代的背景音。

而作为一个烟台人，我想说，这个声音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曾就着一箱烟台啤酒，在深夜的客房里悄然成形；它曾在一个海滨城市的草地上，留下过虽未亲至却心向往之的注脚。刘欢与烟台的情缘，藏在烟火气里，藏在一段不完美却真实的往事中，这让他与这座城市的距离，一下子近了许多。

## 1987年：理想主义的双声部

刘欢的出场，颇具时代隐喻。

1985年，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刘欢，先在北京二外拿下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法语歌曲比赛冠军，年底又在北京大学拿下首届高校英语歌曲比赛冠军，成为双料冠军。一个读法国文学的青年，凭借对音乐的天赋与热爱，误打误撞地推开了流行音乐的大门。没有人料到，这个名字将在此后40年间，与一个民族的集体情感紧密缠绕。

1987年，刘欢24岁。那一年，他演唱了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正式走上歌坛。“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一声声诘问，是返城知青面对命运与现实的困惑与抉择，也是改革开放10年后个人意识觉醒的潮涌。学者郭松民后来评价，这首歌唱藏着“改革开放年代理想的第一道裂痕”。

同年，另一部电视剧《便衣警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后期。剧组听到了《心中的太阳》，随即找到刘欢，请他为《便衣警察》演唱主题曲。《人民音乐》常务副主编金兆均多年后回忆：“中央电视台一、三、五放《便衣警察》，二、四、六放《雪城》，整整两个月，全国人民都在听刘欢唱歌。”

于是，1987年的中国荧屏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同一个歌者的声音，每周一、三、五唱着“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赤诚担当，二、四、六唱着“我不知道哪个更圆”的迷茫追问。这正是那个年代的精神底色——理想主义的高歌猛进与个人意识的暗流涌动，一明一暗，互为表里。刘欢用他尚未打磨、粗粲而充满力量的嗓音，精准地承接了这种时代情绪的双重性。

## 1988年：喝着烟台啤酒写了首新歌

就在《心中的太阳》和《少年壮志不言愁》响彻神州的第二年，刘欢与烟台，有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缘分。

1988年冬天，刘欢的一位朋友常将烟台啤酒送给他饮用。某个深夜，刘欢就着朋友送来的烟台啤酒，在客房里伏案写出了《磨刀老头》。第二天在首都体育馆首唱时，他对着台下数千名观众特意说道：“昨晚，我是喝着烟台啤酒，写了这首新歌。”

一句即兴的话，把烟台带进了中国流行音乐史的现场。那位烟台朋友自费300元——当时月工资仅36元——买下了那盘录像带，留住了这段与刘欢有关的烟台记忆。它不像万人合唱那样轰轰烈烈，却更接近音乐本来的温度：音乐从来不是高悬殿堂的圣物，它就在朋友递来的一瓶啤酒里，在深夜伏案的冲动里，在那些不完美的、真实的、带着烟火气的人间往来中。

而这份烟火气，恰恰是烟台与刘欢之间最动人的连接。

## 20世纪90年代：迁徙、追问与从头再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极速奔跑。出国潮、下海潮席卷大地，无数人离开故土，追逐心中的现代化与远方。

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刘欢不仅为该剧创作音乐，还演唱了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这首歌唱尽了远赴他乡者的迷茫与追问，成为出国潮年代的缩影。中英文交织的旋律里，藏着最真实的文化割裂与现实失落。刘欢的歌声，精准捕捉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第一次满怀希望又心怀忐忑地望向更广阔世界时的复杂心理。

1990年，北京亚运会。刘欢与韦唯合唱《亚洲雄风》。“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声震神州。彼时的中国正奋力追赶世界，这首歌是民族精神的集体迸发，滚烫热烈，自信中亦暗含焦灼。

而刘欢职业生涯中最复杂的，一首歌，出现在1997年。那年，国企改革深化，部分工人面临“再就业”的挑战，命运一夜之间被改写。央视推出一则公益广告，刘欢义务录制了配套歌曲《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前半句是字字泣血的真实，写尽普通劳动者的半生奋斗与猝不及防的坠落；后半句“心若在，梦就在”，又在绝望中点燃了不肯认命的火种。

这首歌的歌词曾被批评后半段“轻飘”，但恰恰是这种“豪迈之中不失动人的温柔”，让下岗工人在风雨中擦干眼泪，重新出发。有评论指出，“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是那个转型年代最真实的听觉证词。

## 民族之声：从大河奔流到世界舞台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刘欢是时代情绪的忠实记录者，那么他在此后的作品中，更进一步参与了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的塑造。

1998年，电视剧《水浒传》播出。主题曲《好汉歌》最初的演唱者并非刘欢——第一位试唱者“野性固然十足，却缺失了滚滚大江奔涌而来的磅礴格局”。导演张纪中邀请刘欢进棚试音，他接过歌谱凝神细读，开口便是那种直击灵魂的力量。作曲家赵季平听罢动容，随后带着录音成品前去报审，领导当即拍板：“这首歌，非他不可。”“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粗粲的嗓音里藏着市井的豪迈，一声吼，地动山摇。这首歌把流行音乐从江湖唱进了殿堂，成为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民族旋律。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刘欢与英国女高音歌唱家莎拉·布莱曼在“鸟巢”中央唱起《我和你》。那首歌没有高亢，没有炫技，只有“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平和与从容。这是一个经历过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的大国，向世界展示温和与自信的姿态。刘欢的歌声透过全球直播传向世界，完成了中国流行音乐人迄今为止最具全球传播意义的一次亮相。

从《好汉歌》的豪迈奔放到《我和你》的温润空灵，刘欢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和表情，标注了中国从“追赶世界”到“拥抱世界”的历史性转身。

此后的刘欢并未止步。2012年，他为《甄嬛传》操刀整张原声大碟，片尾曲《凤凰于飞》由他作曲、演唱，古典意蕴与现代审美的融合，让新一代年轻观众也记住了这个名字。

## 齐鲁大地：那些温暖的足迹

刘欢与山东的缘分，不止于烟台的那一箱啤酒。

2011年11月，他出现在山东卫视《歌声传奇》录制现场。一个刚刚经历生死考验的歌者，选择在齐鲁大地的舞台上重新面对观众，这份信任与亲近，山东人记住了。

2012年9月，他在泰安第二十六届泰山国际

登山节开幕式上演唱《好汉歌》。“大河向东流”的歌声在泰山脚下响起，与五岳独尊的雄浑气象相互激荡，那一刻，歌与山，人与地，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共振。

2012年12月，他作为压轴嘉宾出现在济宁市体育场，演唱了《从头再来》《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问》。从泰山到济宁，从《好汉歌》到《从头再来》，刘欢把那些陪伴国人几十年的旋律，一次次带到山东人身边。

## 讲台与灯：歌者的另一重生命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刘欢从来不仅仅是一名歌手。

1991年，他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主讲《西方音乐史》，后评上副教授。对外经贸大学的讣告中明确写道：“他创作和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但其实大学老师才是他的正职。”他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连过道都挤着学生。他信奉“教学相长”，鼓励学生学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功夫在诗外”，修身养性，提高审美。在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等同于“有用”的今天，这种对“无用之学”的尊重和坚守，弥足珍贵。

2014年，他发起并策划原创音乐真人秀《中国好歌曲》，把舞台让给有才华却缺少机会的写歌人。歌手赵雷弹唱《画》，四位导师中只有刘欢推杆，盛赞这是他“一段时间以来见到过的最漂亮的歌词”，让这首优秀原创民谣走入大众视野。

2019年，他以个人名义捐赠2000万元，与芒果V基金共同设立“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每年出资100万元资助年轻的华语原创音乐人。截至2025年，6位年轻人先后获得资助。这些行动，与他30余年的教学生涯一脉相承——他相信原创是音乐的根，愿意为后来者点一盏灯。一个已经站上山顶的人，还愿意回头拉别人一把，这比高音更动人。

## 余论：歌声即证词

刘欢走后，妻子卢璐在朋友圈写下：“我永远的爱，永远的痛。”姚贝娜的父亲哽咽评价：“他就是个天才，我极少用‘天才’来评价音乐人，但刘欢当之无愧。”

然而，刘欢的价值远不止于天赋。有评论家将他与杜甫类比——“杜甫的诗被后世称为‘诗史’，刘欢的歌，也可以称为‘歌史’了。”这个类比或许不无拔高之嫌，但其中蕴含的洞察值得深思：真正伟大的歌者，从来不只是唱出旋律，而是唱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集体心绪与精神面貌。刘欢用一首首歌，串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多重声部——他在理想与乡愁中的低吟中，融入了国家在前进与转弯中的轰鸣，以及人类在故土与远方向上的回声。

2026年1月1日，B站跨年晚会上，刘欢作为零点嘉宾，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演唱了《我欲成仙》。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前演唱。一个曾经在鸟巢向世界歌唱的人，最后选择在一个面向年轻人的舞台上，轻轻放下话筒。这或许正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他唱过最宏大的时代命题，也始终与最普通的听众在一起；他站过最高的舞台，也甘愿守一方讲台。

有网友说得好：“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刘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同期声。”作为一个烟台人，我还想补一句：他喝过咱们的烟台啤酒，为咱们写过歌，在泰山脚下吼过《好汉歌》，把音乐的种子播撒在齐鲁大地上。他不仅是时代的同期声，也是我们这座城市记忆里，一个带着麦芽香气的温暖回响。

大河向东流，歌声永不休。歌者会老去，但那些旋律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节拍。在每一个壮志未酬的深夜，在每一次千回百转的路口，在每一段回不去的乡愁里，旋律都可能再次响起，继续流淌。就像那箱烟台啤酒，喝完了，瓶子还在；就像那首《磨刀老头》，人走了，歌还在。

图为刘欢在大学课堂上授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供图)。新华社

图为招远玲珑金矿路边丘陵上的日伪炮楼残迹。冯官令曾手持短枪，穿梭于玲珑金矿周边的敌炮楼之间。

## 孤胆闯敌营的“花老爷”冯官令

烽火胶东，灵山大地烽烟四起，在招北县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上，曾活跃着一位今日伪闻风丧胆的传奇勇士，他便是冯官令。因双手常年摆弄枪械，被火药烧灼留下斑駁印痕，敌人畏惧地叫他“花爪子”；又敬其胆识过人，送绰号“花老爷”。这位一身是胆的武工队员，以孤胆闯敌营的赫赫战功，在招远红色史册上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铁蹄践踏招远故土，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家国危难唤醒了冯官令骨子里的血性。日军侵占招远之后，他毅然加入区中队，义无反顾地投身汹涌的抗日洪流，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战斗在抗击侵略者的第一线。在枪林弹雨的淬炼之下，他的革命信念愈发坚定。1942年，冯官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个人命运完全交付给民族解放事业。

战场之上的冯官令，果敢勇猛，善于出奇制胜，屡建奇功。他常常置生死于度外，孤身潜入敌营，在虎狼环伺之中，伺机夺取敌人枪械，神出鬼没，来去如风。

1942年，冯官令被调往招北公安局武工队担任侦察员。武工队身处敌后，任务艰险，侦察敌情、锄奸惩恶、瓦解伪军，每一次行动都游走在生死边缘。他与秦义亭等战友并肩作战，被大家誉为武工队的“五虎上将”。在对敌作战中，冯官令既是冲锋陷阵的猛士，也懂得攻心为上的谋略。他亲手歼敌数十名，缴获枪支数十支，被群众誉为“独胆英雄”。他不单单依靠武力杀敌，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晓以民族大义。在他的策动感召之下，驻守玲珑台上据点的一个伪军小队携带武器投奔我方，完成战场擒贼反正，为抗日增添了有生力量。

累累战功，见证着他舍生忘死的奉献。1945年，冯官令被胶东军区授予“一等战斗模范”光荣称号。这份荣誉，是对他浴血奋战最好的褒奖。

硝烟散尽，抗战取得伟大胜利。1947年，冯官令复员回到家乡。英雄解甲，初心不改。他心系地方武装建设，积极参与民兵各项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出任村公安员，守护一方乡里平安。1955年，他远赴省城，出席山东省首届人民警察治安保卫委员会功臣模范代表大会，作为战斗模范，接受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礼遇。

1980年，冯官令溘然长逝，但“花老爷”“独胆英雄”的故事依旧在招远民间代代流传。他孤身闯敌营、智勇杀顽敌的传奇，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荣光，更是招北敌后武工队英勇斗争的缩影。

## 以纸张油墨为武器的李友芹

当冯官令手持短枪，穿梭于玲珑金矿周边的敌炮楼之间，与日伪短兵相接之时，在招北的另一处乡土，金岭镇山李家村的李友芹，正行走在更为隐秘的战线上。同样面对日寇的封锁和压迫，他没有钢枪在握，却以纸张油墨为武器，在经济战场上与侵略者殊死搏斗。

李友芹原名李文洋，于1914年出生在山李家一户诗礼人家。祖父李应其是清代秀才，家学醇厚；父亲李维楷思想开明，摒弃旧社会的种种陋习。李友芹自幼天资颖悟，饱读诗书。他8岁入村塾读书，五载寒窗，家国家大义早已在少年心中埋下种子。诗书教他修身立德，时代却把救亡图存的重担摆在了他的面前。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狼烟席卷齐鲁大地。国难当头，读书人的书桌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卷。这年11月，心怀家国的李友芹毅然告别故土，投身革命洪流，走进北海银行，成为根据地红色金融战线的一名战士。1938年，烽火之中，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彻底把个人命运和抗日根据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联结在一起。

彼时的北海银行，是我党在胶东根据地的经济命脉，发行北海币，抗衡日伪伪钞，维系军需民用，支撑整个胶东敌后抗战。日寇深知经济封锁的威力，妄图切断物资供给，困死抗日根据地。他们严密封锁交通要道，北海银行印钞必不可少的纸张、油墨、印刷机械等来源全部被切断。物资奇缺，北海银行举步维艰，每一卷印钞纸、每一筒油墨，都要靠战士冒着杀头的风险，潜入敌占区秘密采购运回。

千斤重担落在李友芹的肩头。他时常乔装改扮，穿梭于敌炮楼林立的城镇与乡村，游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敌占区内岗哨密布，盘查严苛，一旦身份暴露，便是万劫不复。他周旋于各方，联络地下关系，千方百计筹措纸张、油墨等紧缺的印钞物资。多少个晨昏，他夜行荒路，避开敌人巡逻；多少次险遇盘查，他沉着应对，虎口脱险。一批批珍贵的印刷物资，冲破层层封锁，源源不断地被送回根据地，保障北海银行印钞工作正常运转，为胶东抗日的经济战线立下汗马功劳。

战火愈演愈烈。1942年，日军集结重兵，对胶东发动惨绝人寰的拉网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胶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机关驻扎的牙山一带，是敌人扫荡的核心区域。敌人步步紧逼，包围圈不断收缩，形势万分危急。为保全银行珍贵的印钞设备、票证档案，不让红色金融的物资落入敌手，李友芹临危担当，坚守断后。

枪声响彻牙山山谷，硝烟漫遍崇山峻岭。李友芹浴血抵抗，最终壮烈牺牲在牙山群山之中。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弥漫的山林之中。

一介书生，不执戈于沙场冲锋，却奋战在看不见硝烟的经济战场。他没有上阵搏杀的赫赫威名，却在无形战线上与日寇殊死较量。别人的战场是枪炮对阵，他的战场是纸张油墨。他以金融为武器，守护根据地的生存根基。他生于诗书之家，不求功名富贵，置生死于度外，为革命事业倾尽全部。

岁月流转，牙山之上草木常青。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山李家村却依旧记得这位名叫李文洋，又名李友芹的优秀儿媳。村志寥寥数行文字，记录下这位红色金融战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幕后英雄，他们不为人熟知，却用血肉之躯筑牢根据地的经济屏障。冯官令与李友芹，是抗日英雄群像中的两个典型代表。冯官令代表着前线敌后武工队的勇士，直面敌人的刀枪，以孤胆勇气袭据点、锄奸汉、瓦解伪军，用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震慑敌人；李友芹代表隐蔽战线的幕后革命者，舍弃书斋，深入险境，守护根据地经济命脉，用笔墨与物资支撑起整个胶东抗战的根基。

正是无数如冯官令、李友芹一般的革命先辈，或持枪浴血，或隐锋坚守，以各自的方式抵抗侵略，才换来了民族解放的曙光。我们当永远铭记枪林弹雨中的无畏勇士，铭记无形战场上献身的幕后英雄，赓续先辈不畏强敌、舍身报国的革命精神，传承灵山脚下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

铁  
血  
锋  
刃  
与  
纸  
上  
烽  
烟

招北大地上两位殊途同归的革命英雄

曹景广